

雨

声

聲 雷

作 俊 賢 黃

社 版 出 羣 新

年 六 四 九 一

序

這是一九四五年最後的一個晚上。時間正在一秒一分的過去，明天，一醒來，便輪到一個新的年頭了。在燈下，我一個人靜悄悄的，對着一堆原稿發呆。這部長篇，開始寫它，是一年前的事。那時只起了一個頭，便就擱下來，以後只斷續的寫一點，或者又從事別的寫作，或者又害點小病。最近，覺得這樣太不成話，才靜下心來，一下寫完了它。擱下筆時，時序已經是冬天了。窗外，寒風正在吹。這部長篇佔了我一段不算短的生命，在工作已告完成的時候，不能不有點感觸。

這一年多時間，在我，是很苦惱的。幾年來，我一直住在後方，一點年輕的熱情，被這後方社會的各種勢力合力用冷水來澆。我不屈服，不甘心。然而，等於一隻野獸長久的關在籠子裏，有個時候便又會消沉下來，眼睜睜看生命蒼白的萎縮下去。

如果說生命的意義，在工作，嚴肅的工作的話，當我不能夠工作的時候，儘管還應該責怪自己，但這苦惱也算是够大的了。一方面，時代是那樣動盪，戰爭情勢是那樣緊急，使我有時變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那樣；寫作，這千古的事業，在這一頃刻又是無光的。

面臨着後方腐化的，墮落的社會，而一個新的中國又急迫的需要成長，否則四萬萬個人便只有一齊滅亡；展開在中國人民面前的道路，是怎樣艱苦，但又不容躲閃。

如果一枝筆，拿來作為參加人民解放事業的一個力量的話，這枝筆又是怎樣重沉，不容懈怠。如

飢如渴的讀者，正在怎樣期待從文學作品中，得到對於今天的了解，明天的渴望，取得使生命向上的力量。如果自己也墮落了，沒有熱沒有光，這熱和光又將怎樣傳佈給別人。

在瑣屑的沉悶的生活中，我常常是清醒的，不容自己消沉，懷了對生命強烈的渴望。我苦惱，我掙扎，給自己踐踏出一條血淋淋的道路。正是：一步一鞭子，一血痕。

就在這種環境下，還由於一些別的人事上的原因，這部長篇遲遲才寫完了。構思它，是在戰爭中的一個春天。在戰爭突然結束的時候，它還沒有完成，由於狂喜，由於對國內政局的苦惱，又長久不能動筆。現在，我心裏面並不感到一點輕鬆，倒是惶恐居多。

人生的道路，藝術的道路，都是漫長的，艱苦的。我預備鼓起更大的勇氣，不疏忽，不懶惰，勇敢的走上前去。（在這路上，有無數先賢的足迹，在放着萬丈光芒！）在爲人和寫作上，我還願意保存從有生就帶來的一點質樸和天真。

一年完了。新的歲月就從明天開始。在這夜裏，我的血禁不住在心裏洶湧。這是對我自己引起的一個熱望。

這堆原稿，將會變成書頁，呈露在讀者面前了。好心的讀者當能夠從這裏面看出我對世界的愛，和溫情；我願意將這些帶給可敬的讀者，也願意用這來深深的鼓舞起自己！

在一條冷落的小巷，有一座院子。粉白的牆垣裏，一些常綠的樹木，高高的伸出頭來。一個葡萄架子，在樹陰裏寂靜的站著；在葡萄架子的盡處，便是一座小樓，窗戶常常向着這幽靜的風景打開。這院子建築了二十年，在週圍的院子裏，它算是年輕的。這二十年，在院子裏，一直是一種平靜的歲月。牆垣經常的保持粉白。那院子，像一個打扮得樸素的，整潔的人。

這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。每天太陽從爬到天空來以後，便用逼人的威力，照着大地。陽光下，一切都那末光亮。在屋子裏的人，只要一看到外面黃澄澄的陽光，便會發愁。

院子的主人周太太，在早飯過後，便數着佛珠。這是一個多年的習慣。這次，她的心不如往常一樣平靜，有一些不能夠抑制的激動。這激動屬於快樂一面。她的兒子周伯英，從遠遠的上海回鄉，可望在幾天以內到家了。

在她平靜，寂寞的心裏，這事的影響真不小。兒子離家已經兩年。她有兩個兒子，還是小兒子。他們都離開家遠遠的。最近幾年，她很少充分的享受過家庭親子間的樂趣。兒子回家，——雖然只有

一個兒子回來，原是盼望了很久的。

最後，她特別爲兒子多數了一遍佛珠。旅途的安全，使她過份耽心。她在祈求神保佑兒子平安回家。

她的小女兒周伯菊，正在同一隻老花貓玩耍。那女孩子十一歲，是她惟一的女兒，一個還留在身邊的親人。

女孩子撫摩着牠光澤的毛，一面叫：「咪，咪！」貓兒正用一隻前腳，不斷的抓她的衣服，這使她很快樂。但她又彷彿發怒的說：「亂抓，亂抓，不許這樣！」便用手拍打牠的頭，牠的頭偏過去，一面畏縮的睜小了眼睛。

忽然，那花貓跑開了。她追過去。一直追了幾圈，還是那花貓不再逃避的時候，她才捉住了牠。她問：「你再逃跑嗎？」花貓在審問下，咪咪的叫起來。

周太太已經數完了佛珠。一天的炎熱還沒有真正開始，但窗外的蟬聲，已經在她心上開始喚出酷熱了。

女孩子丟下花貓，跑到母親身邊來。花貓很快的跑出房去，不知道又到什麼地方捕老鼠，或是懶懶的打瞌睡去了。

女孩子問：

「媽，這兩年，我真的長高了多少，我要和二哥比一比，看還比二哥矮好多？只要再等幾年，我會和二哥一樣高。媽，是嗎？」

母親勉勵的說：

「看，只兩年，你便不再是一個小姑娘。成人了。二哥會看到你已經懂事了！比不得從前，那時，你不讓二哥到上海，又哭又鬧，還打他！」

女孩子滿足了，但微微有點害羞。她最近想的，說的，都是關於二哥回家的事，同母親的幻想裏也全都充滿了那兒子一樣。

僕人李老婆婆正在這院裏「咯咯」的喚雞。聲音那樣親切，充滿一種溫柔。她在給雞餵食。

那年老的女僕，在這家庭的歷史裏，比這座院子還要長久。她是怎樣到這家庭來的，什麼時候來的，連周太太也記不起了。她過後簡直變成這家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。

雞一共五隻，都是新近由市上買來的，是這家庭給那回家的年青人預備的。

李老婆婆昨晚上做了一個小主人回家的夢。從太太告訴她二少爺要回來的時候，她就被一種喜悅佔領了。老年的腦筋，是不存在什麼幻想的，現在却也有一些小小的幻想在活動。那個夢，她告訴了太太，認為這是一個預兆，二少爺將在「今天」回來。

她喚雞的時候，很顯明的在想着小主人，聲音那樣激動。

喚雞的聲音驚動了周伯菊。她立刻跑出去，爭着同李老婆婆把雞食撒到地上。她又彎下身，看着那羣雞，彷彿從來沒有看過那些小動物。

她在研究哪一隻雞該先殺，同李老婆婆討論起來。她們選定了一隻白色的，最肥的母雞。

李老婆婆叫起來：

「二少爺是最愛吃雞腳，雞膜亮的！」

周伯菊一直守着雞羣吃完了東西，牠們又散開到庭院裏去，在樹蔭下慢慢的徘徊，或是互相追逐。她開始無聊的學着李老婆婆喚雞的聲音，對於二哥的沒有立刻回家，有些不耐了。

那天晚上，周太太許久沒有入睡。她被一個念頭打動了，一顆燙熱的心，在想着一個惹人愛憐的，有一張圓圓的，秀美的臉的女孩子。她希望，在不久，那女孩子便成爲自己的媳婦。

她從前只偶然這樣想過，今夜却在認真的想着，開始不安了。

這家庭，從周伯英離開以後，兩年來，都陷在經常的寂寞裏。在兒子每次離開家過後，最初幾天，她總像失落了一件什麼東西那樣的不安，一切都失掉了秩序。日子過久了，一切秩序才恢復過來，雖然日子仍舊像平淡的水一樣。她不甘心還平淡，隨時都在想，這家庭怎樣才能够熱鬧，有樂趣一些。

在大兒子周伯荃在家裏的時候，她預計到家裏的寂寞，曾經留心了許多姑娘，示意了許多人給周

伯奎作媒。但那年青人，從開始就堅決的拒絕了，使母親傷心了許多次。

大兒子像一切有幻想的年青人，正沉醉在將來事業火紅的希望裏。他驕傲，冷淡，其實心裏是熱情的。在騎竹馬的時代，他比同伴更熱心的，想在將來作一個威風的將軍，現在却真實的在計劃怎樣作一個軍人了。他將一切獻給這希望，在母親討媳婦的夢裏，一點含糊的說過，在十年以後才能够談到婚姻問題。有時，當着許多客人，他會十分粗暴的宣佈，永遠不打算結婚。

一次，母親同媒人約定了，在一家戲院裏去看戲，其實却去看某一戶體面人家的姑娘。到了那一天，周伯奎無論如何不去，還像躲避一件骯髒的東西那樣的，大聲罵母親的多事，使媒人急得在涼爽的天氣裏流了汗。

從那次無禮的事以後，母親暫時絕望了，也再沒有一個媒人敢上門來。

母親像聰明的鷹那樣，放過第一隻雞，便立刻看準第二隻雞了。現在正露出爪牙。她是抱了必成的決心。

她並不自私，一切還都是爲兒子打算。二兒子周伯英，今年二十歲，已經到了可以「成家」的年齡。雖然大兒子的固執是一件恨事，一切還可以在二兒子身上得到補償。不能够再放過這個兒子。那女孩子，她以爲是適合於這兒子，和這家庭的。

她忘記夏夜的悶熱，在短短的時間裏，便看到一切事，彷彿還摸到一個肥胖的孫兒了。

她在第二天早晨的涼爽裏醒來的時候，心上還保留了一些甜蜜，彷彿覺得日子特別有意義。曙色從夏夜打開的窗，一點不陌生的闖進這屋子，在誇耀自己似的站立着。院子裏，一切那末靜，沒有被曙色驚動。

不久，她忽然發覺，在寂靜裏實在還有着響動，便注意的聽。

李老婆婆在天發明的時候，便起床了。老年人並不渴求睡眠。她在整個院子的寂靜裏，用一種熱心，開始仔細的掃地，抹桌子，像在每年除夕時作的那樣。

周太太明白了是什麼事，還猜想到李老婆婆的企圖。那老婦人打掃時的每一個響動，彷彿都在告訴人：二少爺要回家來哩！

早飯過後，全家人都在一種期待裏，周伯菊跑到庭院裏，去追逐那隻白色的母雞。周太太開始聽到女孩子粗暴的「咯咯」的聲音，和雞羣拍翅膀的聲音。到那聲音太厲害的時候，她便跑到階前，用慈愛的，責備的聲音說：

「菊，菊，不要追牠！這樣熱！」

女孩子停止了追逐，痴痴的望着母親。那隻白雞，仍舊慌亂的奔走着。

周太太望着那羣雞的時候，一種「兒子要回家」的感覺，那麼真實的湧上了她的心。

就在那天，兒子回來了。先是一陣尖銳的輪船汽笛聲，從江的那邊飄過來，希望便在全家人的心上躍動着，過後，一個陌生的青年人踏進庭院的時候，已經焦急了很久的，在庭院裏癡癡等着的周伯菊，便像一顆炸彈爆發開來那樣的叫：

「二哥，二哥！」她又急掉回頭，「媽呀，二哥回來了！」

立刻有兩個人的匆忙的腳步聲，響到階前。李老婆婆稍稍落了後。周伯菊已經跑到二哥面前，給他接過來手提皮箱。

那年青人有點陌生了。她們雖然認識出是他，但最初的一刻可不敢十分肯定。他高了，胖了些，換上她們從來沒有看見他穿過的西服，還學會了打扮自己，完全像一個新的人。

李老婆婆歡喜的叫：「二少爺！」來不及跑到他的面前，又回轉到廚房去，打那早預備着的滾熱的洗臉水。

周太太便到門外去照應轎夫，搬進來一口大皮箱，又搶先的付給轎錢，沒有留意到轎夫過高的需

索。

院子立刻被不常有的，快樂的空氣佔有了。在一陣騷動過後，周伯英在洗臉，周伯菊在一邊望着他，李老婆婆替他打扇。

周太太打量着他，被一種喜悅佔領了，因為現在的兒子，兩年過後的兒子，沒有使她失望，已經可以討媳婦了，千真萬真的。

她們用各種話問他，他也忙亂着，簡直不知道用什麼方法，來表示對這久別的家庭的親愛。

周伯英踏上環城市的時候，在兩年的時間裏，它已經變了面目，是在迅速的繁榮，近代化了。從在輪船上，望着那密密的房屋時候起，他的心就跳着。在轎子裏，他欣賞着兩旁的店鋪，記起它們從前是什麼樣子。

他這次回家，並不完全像想像中那樣的快樂。在他動身的前幾天，在北方，突然發生了「蘆溝橋事變」。在輪船上，他每天除了想像家裏的情形外，便沿路收集報紙，聽廣播。這事變損害了他回家的情緒。

在稍稍得到一點空閒的時候，他便叫周伯菊找來當天的報紙，注意的看過。

他苦惱了。時局是那樣沉悶。他用一種青年人不能夠忍耐的心情，在盼望戰爭。

兩年前，他用怎樣興奮的心情，離開一直生活了十八年的故鄉，跑到天的另一端的上海去升學。

他很早就不滿意這個生長他的，閉塞的內地的城市。

他經過風景奇麗的三峽，被一條逐漸闊大的江，帶到上海。他如願的投在另一世界裏了。在那繁華的大城市裏，他捨棄了在內地保有的樸素的習慣，在外貌上幾乎已經完全改變了。

他真實的目的，是想接近新的文化，離開那個被軍閥統治的小天地，看外面的祖國到底是什麼樣子。在求知方面，果真他的進步，比在內地時迅速得多。

但他被一個新的苦痛佔有。兩年來，在那大城市裏，他比在內地更清楚的看到國勢的衰頹，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怎樣已經有了殖民地的羞辱。

他早就氣悶，要求立刻對那威脅國家生存的，驕橫的日本軍閥發動抗戰。那要求，也普遍的存在在一般智識份子和人民間。

這時，他彷彿還在上海，身邊圍繞着許多憤激的朋友。他們對於黃浦江上傲慢地停泊着的日本軍艦，幾乎不能够忍耐。就在那敵人武裝下的城市裏，他却舒適的生活了兩年，吃牛油，麵包，進電影院，看賽馬。但這舒適的生活，沒有改變他性格上的質樸。

在他的不快裏，忽然有什麼東西，從腳上爬過去。

他記起這是在家裏，立刻忘去那不快，彎下腰，溫柔的叫……

「麻麻，麻麻！」

那隻花貓在他的腳邊，叫起來，「咪，咪！」牠擺着尾巴，但看見是生人，又躲開了。

周伯菊熱心的將牠抱在懷裏，走到二哥面前，向着貓說：

「咪，咪，……還認得他嗎？……不要跑！……」

牠認識牠是那隻叫「麻麻」的小花貓。現在，牠在他面前，是又肥又大，彷彿再支持不住全身的重量。兩年前，牠是一隻瘦弱，可憐的小貓，在屋角軟弱的「咪咪」的叫着。

周伯英回家的消息，很快的便散佈在鄰居和親戚間。第二天下午，冒着陽光，到來一個最先來拜訪的客人。

那是郭大姨爹。他走進院子，便用朗爽的，熱情的聲音叫：

「二少爺回來了嗎？」

周伯英聽着一個陌生的聲音，正在奇怪。母親已經從房裏迎出去，也熱情的叫：

「郭大姨爹，請坐呀！來得好，伯英回來了！」

周伯英見着一個滿臉笑容的中年人走進來。母親搶先的說：

「伯英，這是郭大姨爹，你怕不認識了？」

那中年人說：

「十幾年了呢！我見着他的時候，他才好大一點呵！」

他一面打量着周伯英。

周伯英有點忸怩，一面在這陌生人的身上，尋找從前的影子。他記起郭大姨爹來了，但那影子是模糊的，不能和面前這個人發生關聯。

他客氣的招呼着郭大姨爹。他有怯生的習慣，在陌生人面前，總有些不大自然。這時，他不安的坐着，等待那中年人的詢問。

郭大姨爹的臉完全向着他，一面不住的微笑着，心裏升起一個模糊的，小孩子的影子。但這影子立刻便消失了，郭大姨爹開始說話，詢問他路上的情形，上海的情形。

談話的進行不很順利，空氣稍稍有一點嚴重。周伯英只是簡短的答話。郭大姨爹是很老練的人，跑過許多地方，在想法接近這應當是新認識的青年。

母親熱望兒子和郭大姨爹接近。郭大姨爹的熱情使她滿意。

在談話中間，他們有了片刻的沉默。過後，郭大姨爹想起一件事：

「這次『蘆溝橋事變』，會不會打起來呢？」

「我們不能夠容忍了！」周伯英說。這一次，他的話突然多起來，漸漸忘去郭大姨爹的存在，彷彿還在上海，面前不是這一個陌生的人。「我們是應當打的！……」

他彷彿在教育這中年人，立刻又說出來許多應當抗戰的理由。

他的話說得很多。郭大姨爹隨時張開口，用一聲「呵」來表示贊成和驚嘆，但並不能夠全部了解那許多意義，也沒有預備了解它。

那年青年人驅逐出去適才的不安。母親同周伯菊，都快樂的驚嘆的望着他，沉醉在那許多話裏面去了，都立刻盼望戰爭。

郭大姨爹的談起這個震動全國的事變，只是向那青年人討好，當那青年人被激動起來的時候，他是成功了，但却慢慢失去興味。

周伯英在緊張的時候，郭大姨爹也表現出緊張。

周伯菊說：

「打吧！我們四萬萬人，還拚不過他們日本鬼麼？日本，不過幾個小島，在地圖上，只有么指拇大。媽呀，我比過的！我們不受他們的氣！」

她現出么指拇；鄙夷的以爲那便是「日本」。

郭大姨爹認真的說出當時一般人傳說中的飛機，大砲的恐怖。母親憂心起來，等待兒子的解答。

周伯英用樂觀和自信，說明這次戰爭，想驅逐出去他們對於武器過份的恐怖。這時候，郭大姨爹在心裏，是站在反對戰爭的立場。

「我們會得到最後的勝利！……」

周伯英最後說。母親看到兒子少有的激動，用一顆慈愛的心，完全同意兒子的意見。

周伯英熱情的，將自己所知道的事，都說出來。過後，他不再那末激動了，經注意的看郭大姨爹的反響。

郭大姨爹是矮個子，在全身的比例裏，頭顯得特別大，最初便能給人一個不怎樣調和的感覺。蒼白的臉上留了兩撇鬍子，目的在增加威嚴，結果却弄得像舞台上的人物。

他却一點不輕佻，尤其在自己家裏，簡直是一個暴君。在這裏，他又特別表現出自己的溫和。周伯英留意着他的表情，引起一種平平的，並不含有尊敬的感觉。

但母親，周伯菊，李老婆婆，對這中年人的印象很好，簡直在用溫暖的情感來接待他。

在十多年前，周伯英母親的大姊，和郭大姨爹結了婚，他們的親戚關係是那時開始的。在婚禮過後三個月，大姊便死去了。在以後幾年裏，他們只偶然來往過。

郭大姨爹在當時商場裏的地位，是由學徒爬起來的。他擁有一家商店。在一次致命的失敗裏，商店倒閉了，他不得不在那年離開這城市，跑到省會裏去碰命運。他的影子便在這城市消失了。

因為周伯英母親的大姊，在出嫁過後三個月去世，他們的親戚關係便很淡薄。周家的人對郭大姨爹雖然仍舊熱情，但他沒有接受這熱情，因為那時他正同周伯英的父親在作商業上的競爭。在妻子死去以後，他到周家來，只有過幾次，周伯英還只是小孩子。他曾經逗着周伯英，抱起那孩子，但心懷